

石遗室诗话

(一)

陈衍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石遗室诗话(一)

陈 衍 著

新世纪万有文库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石遗室诗话/陈衍著.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12
(新世纪万有文库·近世文化书系)

ISBN 7-5382-5099-9

I. 石… II. 陈… III. 诗歌-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2744 号

- | | |
|-------|------------------------------------|
| 学术策划 |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
| 文库工作室 | 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刘国玉
王之江 柳青松 赵中男 袁启江 |
| 总发行人 | 俞晓群 |
| 责任编辑 | 刘国玉 赵中男 |
| 美术编辑 | 谭成荫 |
| 封面设计 | 林 林 |
| 责任校对 | 刘 璦 |
| 出 版 | 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
| 发 行 | 辽宁省新华书店 |
| 印 刷 | 沈阳新华印刷厂 |
| 版 次 |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开 本 |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4.875 |
| 字 数 | 357 千字 插页 2 |
| 印 数 | 1—6 300 册 |
| 定 价 | 17.00 元(共二册) |

本书说明

陈衍(1856—1937),号石遗,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清民之际著名诗人、诗论诗评家、学者,著有本书及《宋诗菁华录》等书。

钱钟书先生于1996年刊行其六十馀年前笔录与陈衍谈诗与人的——一本旧作,风行一时,引起大家对陈衍著作的兴趣。陈衍最知名的著作即为本书——《石遗室诗话》,所以有重印本书以饷众望之必要。

陈衍是宋派诗人兼闽派诗人,而清民之际的诗人恰以宋派诗人与闽派诗人为盛,他所著《诗话》,内容亦以评论闽籍诗人和坚持宋诗的立场为主。这是清季以还诗坛的一时风气,我们没有必要去评论他的是非得失。

中国是诗之王国,更是诗话著述的王国,有清三百年中不知出现过多少诗话著作,从清初《渔洋诗话》、中叶《随园诗话》以及末季的杨钟羲《雪桥诗话》和本书,都是较知名且能传世的诗话著作。在西方印刷术传入中土之前,著作不能随作随刊,往往须作者身后或传抄方能流布人间;本书则得天独厚,已可分篇刊载于杂志上传播给广大读者,本书首次问世,即曾刊登在梁启超主编的《庸言杂志》和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上,为王渔洋和袁子才辈所望尘莫及。

但及时刊布也有一些短处,即陈衍的评诗观点,往往受到被一些被评论的人所责难,所以他只好多说人家的优点和长处,而把他真心话隐藏起来。但一甲子多前与钱钟书先生的谈话,却是两人的对话,无所顾忌,而且并没有想到默存先生会把谈话记录下来且於六十年后刊印出来公之于世。所以读本书的读者,最好能将本书与《石语》参读,则一定会感到更浓厚的兴趣。

本书所据原刊本标点是旧式的且非常混乱，段落不明，错讹很多，标点整理时限于水平，一定会有不少未到之处，幸读者有以谅之。

1998年3月1日

自序

数十年来多说诗，意有所得，辄拉杂笔之，未成书也。壬子秋客居都门，梁任公编《庸言》杂志，属助臂指，则请任诗话，裨绩旧说，博依见闻，月成一卷，卷可万言。癸丑旋里，寄稿偶有间断。迨甲寅夏日，印行仅十三卷，诗之可话者尚多，而《庸言》则既停矣。乙卯六月，李拔可谋为《东方杂志》增文苑材料，复以诗话见委，亦月成一卷，卷万言，至十有八卷而复止。则鄙人有《福建通志》之役，事方殷也。久之十三卷之本，坊间私行翻印，既非完书，复多错误。十八卷之本，从未单行，阿好者欲购末由，时来问讯。乃取旧稿删改合并，益以近来所得，都三十二卷，属涵芬楼主人印之，以饷海内之言诗者商榷密焉。岁在强圉单阏首夏，石遗老人书。

【目录】

本书说明

自序

卷一 /1

卷二 /19

卷三 /29

卷四 /43

卷五 /57

卷六 /71

卷七 /86

卷八 /99

卷九 /113

卷十 /128

卷十一 /145

卷十二 /161

卷十三 /177

卷十四 /190

卷十五 /203

卷十六 /216

卷十七 /230

卷十八 /243

卷十九 /255

卷二十 /267

卷二十一 /275

卷二十二 /295

卷二十三 /309

卷二十四 /318

卷二十五 /333

卷二十六 /348

卷二十七 /361

卷二十八 /378

卷二十九 /389

卷三十 /415

卷三十一 /442

卷三十二 /458

卷一

道、咸以来，何子贞(绍基)、祁春圃(寓藻)、魏默深(源)、曾涤生(国藩)、欧阳嗣东(格)、郑子尹(珍)、莫子偃(友芝)诸老，始喜言宋诗。何、郑、莫皆出程春海侍郎(恩泽)门下，湘乡诗文字、皆私淑江西，洞庭以南言声韵之学者，稍改故步，而王壬秋(闳运)则为《骚》、《选》、盛唐如故。都下亦变其宗尚张船山、黄仲则之风。潘伯寅、李莼客诸公稍为翁覃谿。吾乡林欧斋布政(寿图)亦不复为张亨甫而学山谷，嗣后樊榭、定盦。浙派中又分两途矣。

丙戌在都门，始知有嘉兴沈子培者，能为同光体。同光体者，余戏目同、光以来诗人不专宗盛唐者也。见子培数诗，雅健有意理，后十年相见，索旧作，皆弃斥无一存者。余谓君博探群书，治史学，洎西北舆地，余亦喜治考据之学，其实皆为人作计，无与己事。作诗尚是自家意思，自家言说，子培意不能无动，间一为之。次年余移居水陆街，君居姚园，相去不数武，秋冬病疟寒困卧，遂日有所作，或一日数夸示之，或夜三四鼓犹打门送诗，不两三月，已积百余首，多可存。中有《威灵仙》、《金鸡那霜》二诗，至佳妙，为梁节庵持去，不复得矣。时余有《冬述》四首示子培，其一云：“诣谈无晨昏，积雨断还往。泥涂败驰道，搏跃可过颡。昨闻东山下，寒色足泱泱。千松聚一壑，中有一泉响。稍为群赭山，一洗貌粗犷。驾言思出游，怀哉几吾党。梁公劳教授，郑老疲鞅掌。宽闲尚有子，合作马曹赏。却思去年雪，招手鹤楼上。薄寒中背吕，拳曲不可强。波及居士装，披篋代鹤氅。今年诗逐疟，破胆到蛎蛎。乌头时为帝，腰脚藉稍养。

屡期阅市行，且抱樊口想。稍晴具三餐，聊用适莽苍。”其二云：“与子既南来，夏甑遭蒸炊。屋旁有废圃，侥幸南风吹。露宿息喘汗，稍苏星汉移。风湿作薄癣，爬搔遍肌肤。先生屋打头，相从对唸呒。藏冰渺北陆，浮瓜非南皮。借问清凉散，寄书郑当时。答言生地黄，捣之以终葵。焦焚至毒时，沃之聊数匙。皖公有乡祠，百亩环荷池。追凉仍挥汗，薄啜荷叶糜。蔚然苻娄庭，移居惜微迟。石台抚双梧，凉露忽已滋。子由将北行，瘦马不独骑。追送平山堂，茱萸仍分持。疟寒岂杵臼，乃以秋为期。净名久默然，文字禅在兹。”其三云：“往余游京华，少谷过我邸。告言子沈子，诗亦同光体。杂然见赠答，色味若粢醴。十年始会面，辍乐正读礼。从之索旧作，发篋空如洗。能者不自珍，翻悔笔轻泚。我言诗教微，百喙乃争启。风雅道殆丧，庞言天方癘。内轻感外重，怨怍遂丑诋。何人抱微尚，不绝似追蠹。宋唐皆贤劫，胜国空祖祢。当涂逮典午，导江仅至澧。先生特自牧，颇谓语中紫。年来积怀抱，发泄出根柢。虽肆百态妍，石濂下见底。我虽不晓事，老去目未眯。谅有古性情，汨汨任有弥。”第四首不言作诗事。子培有《寒雨积闷杂书遣怀斐积成篇为石遗居士一笑》诗，八十余韵，余与君论诗语，略具其中。诗云：“寒云如覆盂，漏天不可补。曜灵避面久，畏客牢键户。黯黯江海燕，惨惨霰霄聚。闭关且何事，卧听檐溜汙。断续缀残更，啞啞辄虚聒。失行雁濡翼，噤晓鸡上距。水官厉威严，雨师从吕巨。尽收天一气，并作银潢抒。代云不成马，卫玠空饮瓠。河亡九里润，海溢万家沪。南朔相倚伏，亢霪不均普。物物固难量，笺天奈何许。雌风四维来，龙具不能御。了无喁于唱，亦不土囊怒。翕习惯投隙，披拂仅如缕。俄焉目中瞋，恍若负尸疟。老妻颇多智，装棉剂吴楚。臧姘燕赵产，缩朒甚饥鼠。固知广川谷，实有异寒暑。荆南五月来，炙热剧烹煮。伏金骨俱烁，秋暴背其腐。商飐一冷汰，暂得宽肠肚。宁腹此愁霖，而兼

湿寒茹。不忧灶生鼃，将恐皿为蛊。橘枳改柯实，蜃爵纷介羽。
 嗟惟人不化，何用适风土。狐裘故黄黄，掩形不如褚。清川浴
 垢疥，焉事资章甫。西园蕃草木，花叶故举举。蠋花实非梅，滇
 茶讵能苦。嗟嗟老楮树，占地冻不臞。旁有南烛实，浪称仙饭
 糈，名虽疏药录，味不厕菱藕。鲜鲜若新沐，风槛群媚妩。兹族
 畏霜乾，侥幸且濡濡。宁知膏泽羸，蠋蠋益孳乳。穷阴未肯释，
 蹙頞啼老圃。陈君泥滑滑，税舆践今雨。幽室共槃辟，高吟忽
 扬羽。长舒汲古绠，高弘克敌弩。相君笔削资，谈笑九流叙。
 乃知古诗人，心斗日迎拒。程马蛻形骸，杯槃代尊俎。莫随气
 化运，孰自喙鸣主。开天启疆域，元和判州部。奇出日恢今，高
 攀不输古。韩白刘柳骞，效岛贺籍倅。四河道昆极，万派播溟
 渚。唐余逮宋兴，师说一香炷。勃兴元佑贤，夺嫡西江祖。寻
 眎薪火传，哲如斜上谱。中州苏黄余，江湖张贾绪。譬彼鄱阳
 孙，七世肖王父。中泠一勺泉，味自岷觞取。沿元虞范唱，涉明
 李何数。强欲判唐宋，坚城捍楼橹。咄兹盛中晚，帜自闽严树。
 氏味荀中行，谓句弦偈矩。持兹不根说，一眇引群瞽。丛棘限
 墙闼，通涂成岨岬。谁开人天眼，玉振待君拊。啁嘻寄扬摧，名
 相递参伍。零星寒具油，沾渍落毛麈。奈何细字札，衔袖忽持
 去。坐令诵哲人，倍文失言诂。郑侯凌江来，高论天尺五。画
 地说三关，撰策筹九府。瘿颜戴火色，烈胆执彫虎。荡胸万千
 字，得句故难住。梁鸿瓜庐身，礼殿击鼙鼓。沧海浩横流，中嵎
 屹砥柱。可怜灌灌口，味肉失脰脯。那复问尖叉，秋虫振翅股。
 怀哉海陵生，江草胥柔觚。痞痞济阳跛，海燕对胥宇。季子踏
 京华，尺书重圭组。太阴沈暮节，病叟侑寒女。出户等夜行，焉
 将燎庭炬。百忧中缴缭，四望眩方所。赖君排偪侧，冰窟口链
 缕。消此雨森森，蠲彼愁处处。天门开诎荡，曷月日加午。城
 隅卓刀泉，中有铁花驻。櫛栝百千株，夹道俨围御。樊口渺东
 望，松风冷相语。千载漫郎游，招招若呼侣。东坡眠食地，固是

余所伫。郁没老涪幡，赭山峙踵武。兴来舴艋艇，径欲掠江浒。政恐回帆挝，商羊复跳舞。”盖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君谓三元皆外国探险家觅新世界殖民政策开埠头本领，故有开天启疆域云云。余言今人强分唐诗宋诗，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耳。庐陵、宛陵、东坡、临川、山谷、后山、放翁、诚斋、岑、高、李、杜、韩、孟、刘、白之变化也。简斋、止斋、沧浪、四灵，王、孟、韦、柳、贾岛、姚合之变化也。故开元、元和者，世所分唐宋人之枢轴也。若墨守旧说，唐以后之书不读，有日蹙国百里而已。故有唐余逮宋兴，及强欲判唐、宋各云云。

作诗工处，往往有在怅惘不甘者，荆公“别浦随花去，回舟路已迷。暗香无觅处，日落画桥西”二十字，为与神宗遇合不终感寓之作。余尝谓贵人之不能诗者无论已，其能诗而最有山林气者，莫如荆公，遇亦随之，非居金陵后始然也。陈仁先（曾寿）尝本余此说作一七言古甚工。

林墩谷（旭）年二十余即自刊其《晚翠轩诗》，余实主张之，因乞为叙，草草不成文章也。尚有未刻诗数十首，视已刻者尤胜，稿多在余处。《张园即目呈石遗丈》云：“深篁傍水飘蛛网，中有拒霜照眼明。穷巷幽姿端可比，秋风斜日若为情。残荷前日看犹在，远客临行思自生。聊欲吟诗当报礼，仁人新叙敌连城。”《海西庵忆梁伯烈》云：“端坐能穷万物妍，江波日日自涵漪。信知丈室维摩诘，得傍瓜庐焦孝然。贤守早亡长远客，山僧深闭亦安眠。枇杷千树真过我，来值繁霜十月天。”（自注：节庵爱晚翠轩之名，欲为作记。又言焦山此树最多，宜以轩属我。）《无题》云：“锦车使者归来日，雾阁云窗又起家。楚岫梦回洵美矣，汉宫望久诩非耶。君王自失河南地，颜色能骄西海花。生不逢时尚倾国，肯将薄命续琵琶。”《南塘》诗三首云：“南塘水涨多新景，河渚神祠压森瀑。桅影槎槎过屋角，水鸥跼跼下花间。铺

行杂器堆船卖，士女春衣上冢还。风物荒城惟有此，却思归路可追攀。”“南塘水涨多新景，连日无妨取醉吟。穷眼难逢花满院，春愁谁见柳成林。依依酒半将移晷，采采阑前欲去心。上巳清明归并了，只除行乐总休侵。”“南塘庙里花争好，我与樱桃独有情。来度清明思略似，回寻诗句梦频更。”（“谁念离人愁欲绝，樱桃花下过清明。”甲午京寓诗。）“柁楼惊艳阑前过，弦柱含声醉后鸣。并合要将愁力胜，不堪风景满前生。”《南堤桃花红白杂开》云：“堤根数树对泱泱，傅粉施朱自试妆。淮水东流思不尽，春阳欲暮日初长。山僧栽重开谁管，游女经过折亦强。自被诗人销轻薄，柳阴不妒有鸣榔。”《送春拟韩致光》云：“循例作诗三月尽，眼遭飘落太惊心。折成片片思全盛，缀得疏疏祝久禁。肯记帽檐曾竞戴，无情屐齿便相侵。冬郎漫把伤春酒，早日池塘已绿阴。”全是后山集中学杜得意之作。第三首稍为别调，为赛金花赋也。贤守谓王可庄。

陈弢庵（宝琛）为诗必改而后成，过后遂不能改，谓结构心思已打断矣。罢官乡居，有作必就商于先伯兄木庵先生（书）。伯兄有《与弢庵夜谈》云：“贪凉初夜垂帘坐，新月辞人早上楼。斜汉渐中秋指顾，空阶如扫露沈浮。咫闻乍爱贞元士，癖好谁甄雅故流。落与闲中商句法，定交京兆马笼头。”又《呈弢庵》云：“元祐诸公天人姿，庆历圣德天所毗。既清海甸卷怀已，不弹厥铎焉施为。乡党流风要人纪，文献晦昧烦探披。泉虚石仁盖可负，况咏华黍赓参差。”“青春登朝强仕归，猿鹤欢喜迎龙夔。摩崖浯溪兴不衰，老于文学今其谁。温良颜色入座有，时以句法相质疑。龙章凤姿爱黠陂，乱头粗服参旄麾。”“东屯西瀼隔还往，岁四五至穷昏曦。坐公听水之斋思，松篁琴筑弹流淅。山舆踏月夜半至，挟卷报道诗寻医。”又《弢庵以诗商定复寄一首》云：“穷巷谁敲月下门，奇疑正许夜深论。千金吕览难加点，五善皇华有夙根。秋露如珠棉觉薄，书灯带穗墨无痕。披衣作答

旋敲枕，反复寻思劳梦魂。”又《即事书怀示弢庵》云：“句法危疑鯁在喉，移时不吐是吾忧。老来大事无他属，悟得劳生未放休。食蟹看花行且近，依仁游艺复何求。料羊羹瓮皆前定，此意当年况白头。”伯兄既逝，弢庵亦复出山，在都数年，有作则必商定于余。今年六月，复以全稿属去取，病中尚为圈点数册，约存六百首，劝刊行之。

同年陈伯严，弢庵典试江西所得士。丙戌余在都门，己丑在长沙，闻张铁君（亨嘉）屡称其能文，见其游庐山诗一卷，学韩，与实甫诸人同作者。后识李亦元（希圣），言君为文在陈承祚、范蔚宗之间。迟之又久，始相见，君已中更患难，憔悴垂垂老矣。赠余一律云：“胜流沈郑抗颜行，说子渊渊无尽藏。狼籍诗篇为客久，摩挲搦且看人强。过逢江汉头俱白，上薄风骚气独苍。更欲用心到圣处，坐收俊语挂奚囊。”（自注：君有选刻朋辈所为诗之意。）余次韵二首答之云：“匡阜东南一太行，扶舆元气久深藏。陈徐不作凭谁继，虞揭而还觉汝强。滚滚沅湘流涕尽，栖栖江汉鬓毛苍。题襟赠缟酸寒否，待转风轮窍土囊。”“东冶亭边字数行，谁知怀袖却收藏。闻声廿载才今雨，把臂千秋几古强。河岳殷璠看落落，海山表圣说苍苍。雁声凄戾西风里，诗榻离披冷隐囊。”时余方丧伯兄。

曾重伯亦相知十余年而后见面，癸卯在都，次冒鹤亭韵赠余，因题余《元诗纪事》后云：“置酒新亭便可悲，如山退笔未能奇。见君磅礴傲新界，告我踞觚捐故知。楚土苍凉穷北望，闽山秀绝最南枝。论诗常恨无周谱，喜得因君获导师。”余亦次韵答之云：“渭城唱彻总堪悲，况汝惊才世所奇。两面又千万里别，二人早十五年知。桓伊逊此笛三弄，吾衍报之箫一枝。欲识蓬莱深浅事，只宜重问李师师。”谓乱后联军入都仪鸾殿中事。

庚寅在上海，从袁叔瑜（绪欽）处始见易实甫所刻丁戊行卷。

及出都，吴蓬、樊山、沌水、蜀船、巴山、锦里、峨眉、青城、林屋、游梁、摩围阁各诗卷，学谢、学杜、学韩、学元白，无所不学，无所不似，而以学晚唐者为最佳。后又从叶损轩处见其《魂东》、《魂北》各集，古体务为恣肆，无不可说之事，无不可用之典。近体尤惟以裁对鲜新工整为主，则好奇之过，古人所谓君患才多也。庚子过武昌，出《魂西集》属题，余戏效其体，用魂西二字为韵云：“华裾客子过题门，几上牛腰束笋存。万里麻鞋行在所，一囊古锦乐游原。堂堂国事西台哭，草草交期北梦言。欲唤临川汤玉茗，为君宛转记还魂。”“体格唐三十六齐，更将五十六评题。潼关华岳新高掌，林屋匡庐旧赫蹄。令仆黑头方袞袞，才人白下尚栖栖。樊南甲乙樊川两，肯让樊山与浙西。”举止生硬，效颦终不似也。

叶损轩郡丞，为诗三十年，寝馈于渔洋、樊榭，语多冷隽，梁节庵（鼎芬）亟称之。刻有《写经斋稿》四卷，余最爱其和先伯兄一绝句云：“敝庐校礼稿垂成，同谷羌村梦屡惊。只算寒山寻拾得，一无人处两人行。”时吾闽方有马江之败，损轩方读礼，招伯兄避兵陶江。陶江一名阳崎，兄居上崎楞岩，损轩居下崎玉屏山庄，中隔一水，日夕过从，两人外皆田夫野老也。未几损轩官江南，见实甫《魂东》诸集喜之，顿改故步，续稿又续稿，七律诗十居八九，惟求裁对工整，视旧作若出两人矣。

旧在损轩斋头，见节庵诗卷，经其评题圈点者，佳处多在感慨超逸两种，如“兴往思友生，悲来涕山川”。“到门惊老大，临水与徘徊”。“两湖旧种应成果，他日重逢莫问年”。“才见一筵笑，俄分百里天”。“千龄一日积，此日诚艰哉”。“觴急可以缓，花落还当开”。“百年红烛短，一水夕阳深”。“花前絮后无人在，检点青苔月色昏”。“江水不可涸，我泪不可干”。“客行头渐白，人坐烛微红”。“一水饮人分冷暖，众花经雨有安危”。“闻莺未识谁家柳，临水难回少日颜”。“园丁未服生疏鹤，春色

犹妍老大藤”。“渐与世疏诗笔放，偶缘春好酒杯宽”。“冲船双鹭去，列岫一亭收”。“事过百年人始贵，我无一物意还多”。“啼风一鸟骄，临水数花谄”。诸联皆可入《主客图》者。节庵少入词林，言事镌级归里，又避地读书焦山海西庵，乃肆力为诗，时窥中、晚唐及南、北宋诸名家堂奥。时王可庄修撰（仁堪）方出守镇江，素弟畜节庵，时资给之，故是《谢王二太守兄送米》诗云：“侏儒欲死君弗治，清淡可饱吾不饥。山楼晓觉叩门急，行人喘汗知为谁。忍庵吾兄念羁独，新收官俸聊分遗。尚嫌薄少意未尽，那用邻僧乞送为。我生天幸百不死，适吴一赋犹五噫。疏慵未写鲁公帖，视此沟壑如居时。艰难一粒亦民力，无功坐食还自嗤。丈夫会须饱天下，岂以琐屑矜其私。江南百姓待泽久，请从隗始铺仁慈。”书生喜作大言，亦作诗成例应尔也。后可庄既逝，君有《过镇江》一首云：“脱叶嘶风欲二更，灯船夜泊润州城。芳菲一往成凋节，言笑重来已隔生。寒鸟凄凄背江去，疏星历历向人明。此行不敢过衢市，怕听穷檐涕泪声。”屡见君以此诗书扇赠人，盖黄垆之感深矣。伯严亦有二诗，诗意极相似。《由九江之武昌夜半羁邮亭待船不至》云：“庐峰长影插江流，涛白烟青颇睡秋。强卧邮亭数星斗，孤明灯火聚凫鸥。支离皮骨残宵见，生死亲朋一念收。魂梦十年迷玉笛，茫茫开眼此淹留。”《过黄州忆癸巳岁与杨叔乔屠敬山汪穰卿同游》云：“提携数子经行处，绝好西山对雪堂。胜地空怜纵歌咏，诸峰犹自作光芒。鼃鼃夜立邀人语，城郭灯归隔雨望。头白重来问兴废，江流绕尽九回肠。”山阳子期，所思尤悲苦也。

伯严论诗，最恶俗恶熟，尝评某也纱帽气，某也馆阁气。余谓亦不尽然，即如张广雅（之洞）诗，人多讥其念念不忘在督部，（时督武昌）其实则何过哉！此正广雅诗长处，如《正月十七日发金陵夕至牛渚》云：“牛渚春波溅涨时，武昌官柳已成丝。东来温峤曾无效，西上陶桓抑可知。”《九曲亭》云：“华颠文武两无

成，羞见江山照旆旌。只合岩栖陪老衲，虚楼扫榻听松声。”其二云：“矜此劳人作少留，却烦冠盖满汀洲。隔江欲唤杨夫子，载酒携书伴我游。”（自注：黄冈教谕杨君守敬。）《胡祠北楼送杨舍人》云：“烟揽离肠酒易醒，萼萼缙苴送扬舲。鬓边霜雪秋催白，山势龙蛇雨洗青。剩有读碑思岘首，不辞攒泪洒新亭。凄清喜有寥天雁，且破愁颜北向听。”《秋日同宾客登黄鹤山曾胡祠望远》云：“群公整顿好家居，又见边尘战伐余。鼓角犹思助飞动，江山何意变凋疏。三年菜色灾仍澹，一树岩香老未舒。我亦浮沈同湛辈，登盘愧食武昌鱼。”《九月十九日八旗馆露台登高赋呈节庵伯严诸君》云：“矾上岩城晚吹凉，凌风壮观补重阳。柳仍婀娜秋生色，荷已离披水吐光。风动白波寒楚佩，梦回青琐在江乡。寒烟去雁穷怀抱，强为群贤一举觞。”以上数诗，皆可谓绵邈尺素，滂沛寸心，《广雅堂集》中之最工者。然东来温峤，西上陶桓，牛渚江波，武昌官柳，文武也，旆旌也，鼓角也，汀洲冠盖也，以及岘首之碑，新亭之泪，江乡之梦，青琐湛辈之同浮沈，秋色寒烟之穷塞主，事事皆节镇故实，亦复是广雅口气，所谓诗中有人在也。伯严不甚喜广雅诗，故余语以持平之论，伯严亦以为然。广雅有《和日本长冈子爵》诗，非不语语雅切，但隶事太夥，而“江城习悴惭陶侃，齐国多艰语晏婴”一联，以平仄不调，改习劳为习悴，几于不词，然对句自佳。

人亦有言弢庵诗有馆阁气，余曰：“弢庵是馆阁中人，虽罢官居乡二十余年，究与真村夫野老不同，沧趣名楼，则沧江青琐之思，亦诗人循例事也。《上巳花下怅然有感因和俶玉用昌黎寒食日出游韵》云：“幽栖近水花不病，腊雪孕春开特盛。海棠红过藤始华，紫云幕天百重映。人稀野僻足孤赏，雀啅蜂喧故无竞。悬知京国输馨妍，只惜楔辰欠觞咏。恶风掀空如扫箒，狼籍顿毁容妆正。明年会有艳阳天，似此烂熳恐难更。衰荣更迭固其所，排斥须臾詎非命。风姨狠婢少女狂，谁使操弄青帝